

真心為你 ■文\TIGA 圖\NICK

學校要聞

我不是宋同學，她在上星期不幸過世了。』馬尾女孩沈重的說。

『我知道。』我也沈重著。

三月二十七日，我蹺了一整天的課。

馬尾妹拿著信，尋遍了校園，都找不到我。

當他想打電話告知宋樺霏時，悲劇已發生兩個小時了。

『樺霏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她走了後，我真是不知所措，心情慌到了極點，所以把信的事情都忘記了。』她自責的說。

我只能點點頭。

『等到樺霏的後事都處理完，一切安頓好之後，我才一頭猛然想起信的事情。』她的淚水在眼框中轉呀轉，還是滑落了。

我遞給她一張面紙。

『後來我問了你們班的大黃，才知道你今天會搭這班車，坐在這個位置上。』她的眼淚停止了。

『妳認識大黃?!』我問。

『昨天打工時才認識的，不過我記得之前好像有跟他說過話的樣子.....這..不重要吧!?'』她對我說。

的確，這真的不重要。只是想轉移話題，來掩飾我的不安與脆弱。

我們之間沈默了許久。

『你難道一點傷心都沒有嗎？』她突然冷冷地問。

我不傷心嗎？

馬尾妹妹，你並不知道，我的傷心已經提早了。

當宋樺雲還是個毫不相干的陌生人時，我已經為她哭過了。

那樣的淚水、感傷、哽咽，只是一時生理性的情緒抒發。浙瀝嘩啦發洩完後，妳將會發現，這個陰影已漸漸淡出，讓妳傷心的人也逐漸模糊，時間一久，那份惆悵、那份感情及那樣的傷痛，只會淪為在記憶中，有點可笑、有點幼稚的年少往事。

妳將不會去在意與懷念。

而對於我。

那份傷心只是個起點，現在已昇華為另一層次的感觸——就是心碎。

它將會墮入無止盡的黑暗與絕望，而那個陰影不會離開，只會深陷在我的心扉。

或許，妳會覺得這樣的說法太武斷，但至少現在的我是抱持著這樣的心情。

和馬尾妹妹簡單的道別，我走進了教室。

空蕩蕩的教室裡，還殘存著冬季的寒意。

同學們都去哪兒了呢？去追尋些什麼呢？他們錯過幸福了嗎？

我又看了一遍那封紫色中飄著香氣的信。

『哈囉！小杜！』是大黃。

他的那份傷心，可能已經進化成腦細胞內可笑的記憶體了。

『你知道嗎？昨天我去租漫畫時，發現了新的目標喔！是那邊的工讀生耶！你猜猜看是誰？你一定認識她，因為她昨天有跟我提過你喔！』他不正經的笑著。

『某個綁著馬尾的女孩子。』我很冷漠的看看他。

『哇靠！小杜！你是不是有天眼通啊！』他誇張著。

大黃可能早就忘了在日二B的教室，曾問過馬尾妹：『請問宋樺霏來了沒？』的這檔事。不過，這不重要，不是嗎？

我把信拿給他看。

很快的看完了。

『不會吧！小杜！怎麼有這麼巧的事！』他不可思議的說。

接著，我把所有在這段時間發生的故事，都告訴了大黃。

他的表情也由剛開始的一派不在乎、無所謂，到嚴肅、沈默，最後是滿頭冷汗。

『大黃，你還記得去公墓的山路怎麼走嗎？』我問。

『記...記得啊...』他有點顫抖。

『那願意跟我去一趟嗎？』我看看他。

『當...當然了！』他的冷汗繼續的冒了出來。

雖然現在是春天，但山上的氣候仍是嚴寒的。

大黃騎著中古的「偉士牌」，載著我，伴著颼颼的冷風，穿梭在蜿蜒的山路上。

她知道我要來了嗎？

機車緩緩的熄了火。

一排排蒼白的十字架與鮮綠瑰麗的山巒，組成了一幅奇異的光景。

這大概就是所謂的天堂了。

『我們進去吧！』大黃說。

接著，我們就進入了十字架的矩陣之中。

最近這幾天的天氣都不太好，今天更是糟糕。雖然沒有下雨，但厚實的烏雲壓得低低的，好像隨時都會爆發。

我們站在她的前方，任隨山風吹亂了我的頭髮，吹亂了我的心情，也吹糊了我的眼睛。

我知道，她是安詳的。因為，我來了。

大黃把一束淡雅的鮮花放在墓邊，表情悲傷喃喃著。我只是站在一旁，默默地看著，十分努力的，不讓眼淚不爭氣的落下。

我發誓不再哭泣了！

她死了、她走了、她去世了，夜空中也增添了一顆消逝的流星。但這何嘗不是另一個生命的開始。

靈魂離開了肉體，接受下個階段的繼續。她只是比我先完成了這個功課。

如果，如果她還沒忘了我，而我仍然惦記著她，相信在未來，四十年、五十年，甚至更短的時間後（誰也無法保證），我們將會在另一個時空，不同的境界重逢。

到了那個時候，我會問她：『妳還記得我嗎？我是妳曾經失去的幸福喔！』

她也會微微一笑：『那現在開始也不遲啊！』

我們都會砰然心動的期待著。

厚重的積雲慢慢地裂開，午後的陽光如水銀瀉地般的潑灑在大地上。

感覺體溫在急速的回升，淚水也在急速的退潮，而在我那已然絕望貧瘠的心田上，也萌發出了希望的幼苗。

『啊！出太陽了！』大黃誇張的指向天空。

『是啊.....』我也望望天空。

而那熟悉的琴聲，也自不遠處悠悠的飄揚過來。

就這樣優雅的飄著，飄著，飄著.....

THE END